



责编/张辉东 美编/吴志立
校读/欧艳

几天前,我将自己的一篇征文作品转发到了朋友圈,因为比赛需要点击量的支持,思来想去,在晚上我又悄悄重新转发了一次,没有向任何人说明缘由。

然而,就在我第二次转发后的半小时,我的姐姐和相识四十年的老闺蜜,几乎同时将我的文章转发到了她们的朋友圈。看到的那一刻,我愣住了。现在大家发朋友圈都特别谨慎,生怕给别人带来负担或误解,而平日里极少发朋友圈的她们,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我的小心思,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,为我助力。

我的闺蜜今年总共只发了五条朋友圈,其中一条竟然是为我发的。这份情谊,如同冬日里的暖阳,温暖而珍贵。真正的友情,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或刻意的表达,它藏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中,无声有力。真正懂你的人,能够从你的一个眼神、一个举动中读懂你的心思,她不会嫉妒、不会权衡,只会在你需要的时候,默默地站在你身边。

人间值得的瞬间

靳莉

这种无需多言的温柔,有时也藏在陌生人的善意里。

有天下班回家,我顺带从菜鸟驿站取回一大堆快递。为了图省事,我咬咬牙一口气全扛了回来,手中提着、怀里抱着,快递堆叠得几乎高过了头顶。我就这么气喘吁吁、狼狼地挪到电梯口,分了两下才将它们搬进电梯。

就在电梯门快要关上的瞬间,闪进来一个人。男孩大约二十出头,长相清秀,打扮却很另类:粉色T恤、银色长链,顶着一头奶妈友卷发,耳骨上的耳钉格外耀眼,他的眼神透着一种玩世不恭的轻佻。我暗自嘀咕,这么俊朗的男孩非要把自己打扮成这样,本能让我往后退了两步。

电梯停在了25楼,我赶紧抱了一堆快递闪出去,喊了句:“帮我挡一下门。”

男孩猛一抬头,看到我手忙脚乱的模样,立刻把手机往裤兜一插,哗地一把掀起地上的快递,跟着踏出电梯。我说放在电梯口就好,他却一路跟到我家门口,帮我把剩下的快递全搬了进去。

在他转身返回的瞬间,电梯门却关上了,我愧疚地连声说了三句“谢谢帅哥”。男孩似乎有些不知所措,局促地低下头,慌忙掏出手机掩饰害羞。

我怔怔地站在原地,心情有些复杂,狠狠自责起内心的偏见。外表的张扬,掩盖不住内心的柔软,而那些看似轻佻的伪装下,也可能藏着一颗滚烫又善良的心。

如果说陌生人的善意,是推倒偏见的一阵暖风,那亲人的爱,往往藏着岁月里最笨拙的深情。

去年带父母自驾去山西游玩,11时,我们抵达了悬空寺景区。因为没提前预约,上午的票已卖完,

杨杉 供图

拍摄的“画卷里的家乡、山水间的乡亲”系列微电影,引起了观众的共鸣,各级主流网站争相转发,向阳村从地图上的无名小点成了游客必打卡的网红景点。

最让小陈没想到的,是在外打工的乡亲们纷纷返村了。二狗子辞了深圳模具厂的工作,回来经营民宿,每次经过小时候看电影的香樟树下,他都思绪万千。桂花嫂在城里做家政的女儿回来开了农家乐,农家柴火饭菜勾住了游客的胃。放演员老周的儿子大学刚毕业也回来了,他在直播间帮村里卖土特产,一场下来,能卖好几百斤的蜂蜜、魔芋、火焙鱼。

如今村部门口竖起了崭新大屏幕,十米宽五米高,每天傍晚6时30分都准时自动播放小陈拍的微电影,全村人依旧像几十年前一样搬着凳子来看。大屏幕比几十年前的旧幕布气派多了,画面清晰得能数清叶子脉络。老周说光束打在脸上的感觉还是一样的,暖洋洋的,像有人在心里点了灯。更方便的是错过了放映时间,还能在手机上看,大屏小屏,银幕屏幕,光是一样的光,只是这回照亮的不止向阳村的夜晚,还有向阳村乡亲们心中的富足。

银幕暗下去又亮起:杨奶奶舞动飞梭的迅疾、桂花嫂编制竹器的专注、柱子爷雕刻菊花石的陶醉、二狗子灶台掌勺的顺溜……乡亲们从台下观众到片中主角,无需化妆,不必道具,也无需演技,一颦一笑都是他们本色出演,他们把当下乡亲们的惬意与满足真实地展现在屏幕上,他们是向阳村这片热土上的真正的主角。一束光穿过几十年的光阴,把向阳村重新聚焦。这次,光从村里来,往世界去。



们包了一辆车从扬州出发了。算是中雨吧,路上人少,车也不多;上了高速,风雨大了,不断有枯枝败叶吹到路中央来。好在扬州离镇江不远,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。车进镇江,风雨仍没有停歇。临近金山景区,司机说了声:金山寺景区关闭了!我没吭声,示意继续。心里说,即使人不能进入北固亭景区,远眺一下北固亭也是可以的!

雨仍在下,我与女儿,晓杭坚持着从小路往北固山公园入口走。因为雨大,路上积水很深,皮鞋里进了水也顾及不得。公园大门紧闭,没见一个工作人员,更没有游客。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因为台风暂时闭园的“公告”,一遍又一遍。

司机是当地人,充分理解我们一行的心情,回程的路上,他找到一树木稀疏一些的江岸,让我们祖孙三代站在长江岸远眺北固亭。

风雨如磐。远处,屹立北固山巅的北固亭与足底的山体浑然一体,分不清彼此:顶天立地,俨然一高大威猛的将军! 顶上的亭是将军的头脸,亭子上的飞檐是将军帽上的翎子,山体突出的部位是将军腰间的佩剑或箭囊……我两眼一亮,他就是“上马击狂胡,下马草军书”的辛弃疾!一位直至暮年仍然忧国忧民,弥留之际仍在高呼“杀敌! 杀敌!”不失报国志之英雄!

风雨中,是他在放歌:“何处望神州,满眼风光北固楼……”

小陈的微电影



朱顺清

竹鸡崽从珠海出发,高铁、大巴、城乡公交车,当三年没回家的竹鸡崽,拎着大包小包出现在村口的大樟树下,守候多时的妻、儿一起冲上去,三人紧紧抱在一起,相拥而立。这条视频播放量破了三万,评论区有人留言:“看哭了,回家的感觉真好!”

接着小陈把镜头对准村里的非遗手艺。桂花嫂端坐着织竹编,篾条上下纷飞,动作如行云流水;柱子爷拿起刻刀,凿开大溪河底采来的亿万年前的菊花石,一幅精美的画卷从刻刀下徐徐展开了。杨奶奶织夏布时,快速穿梭的梭子,“唧唧”织出浏阳夏布的素雅与古朴,杨二叔的古法造纸,竹浆在滤帘上铺展成云,一张纸里压着满山翠竹的影子……这些视频被推上更大平台,一下就冲上了热搜榜,成了平台爆款。

小陈继续拍向阳村的四季。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开得金黄,花海间人潮攒动、笑语喧哗。夏天浏阳河的碧波里,孩子们在扑腾、水花和着笑声一起飞溅,游客踩着水上单车、驾着水上飞艇,一身的燥热在青山绿水间消失殆尽。秋天黄金梨、紫葡萄挂满枝头,游客采摘着这漫山遍野的秋色,水果和惬意装满了背篓。冬天孩子们在滑雪场,坐着轮胎滑下来,尖叫声把树上的雪都震落了。“春赏花,夏玩水,秋摘果,冬滑雪”,小陈

与诗词结缘的旅行

范良君

若无水殿龙舟事,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此诗作者皮日休,晚唐著名诗人。诗意是,人们都说隋朝是因为开挖大运河而亡的,可人们至今还在享受这大运河带来的好处。如果杨广没有乘龙舟奢华巡江南之事,他的功绩可以与大禹治水相媲美。对皮日休的评价,鲁迅有语:“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。反复咀嚼鲁迅这话,我深以为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皮日休敢于力排众议,对隋炀帝的功过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论,鲁迅才会给予他这么高评价的!

这次苏杭之行,我最想去的是镇江。然而,非常遗憾,因为台风“白海豚”,镇江各个景区8月10日这天关闭。但我仍坚持要去,因为镇江有个北固亭。北固亭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北江滨的北固山上,山壁陡峭,形势险固,从北固亭西眺金山、东望焦山,风光壮丽。南朝梁武帝曾题书“天下第一江山”以赞。

我钟情于北固亭实打实是因为辛弃疾的词。《南乡子·登京口北固亭有怀》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都是辛弃疾的代表作,就像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之于苏东坡。两首词的名字里都有“北固亭”三个字,就可知北固亭在辛弃疾心目中分量的重。出于对于辛弃疾在两首词里所写到的北固亭的向往。人在长沙,我就打定主意:这次一定要去北固亭。

外孙女晓杭决定陪我一同前往,还拉上她妈妈,仅把我那腰腿有旧伤的老妻留在了旅馆里。那天一早,我



炊烟在每家每户的屋顶飘荡,虫鸣伴着泥土的清香在村子里弥漫开来。

银幕亮起的刹那,家家户户的木门吱呀呀响成一片,男人们背着长条凳,女人们带着自制的零食,孩子们像泥鳅往人群里钻。放映员老周摇着放映机手柄,齿轮咔嚓声中,一束光柱劈开暮色,投向微微晃动的幕布。《地道战》里的枪声让竹鸡崽热血沸腾;《少林寺》的拳脚让二狗子心驰神往;《芙蓉镇》的胡琴让李春生听见岁月苍凉;《庐山恋》中张瑜换衣服时,桂花嫂捂住了闺女的眼睛,自己却伸长了脖子。银幕上的悲欢流进每个人眼里,银幕下的欢乐洋溢在每一张灿烂的脸上。

两年后,电视开始普及,二狗子、竹鸡崽、李春生等越来越多的村里人背起编织袋外出捞金,露天电影也就慢慢淡出了乡亲们视野。村部门口的石凳长满了青苔,樟树越长越高,浓荫却遮不住满地空寂。老周无奈地收拾铁皮箱子。最后一夜放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,银幕前只坐了几个老人,白发在光影里格外冷清。后来,村里只剩老人和孩子。年轻面孔只在春节闪现几天,便消失得无踪无影。樟树树下的幕布再没挂起,老周的铁皮箱子也生了锈。

五年前,住村干部小陈,将油砂路铺到最偏远的山场,让太阳能灯照亮了漆黑的乡间小路,但依旧掩饰不住村庄的冷清。

那天小陈在老周家拉家常,听老周回忆起当年放电影时全村人拥在一起的盛况。老周说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很匮乏,但有了露天电影,再平淡的日子也有了盼头、有了甘甜。小陈听完,豁然开朗。他琢磨着就把乡亲们的日常,老手艺的体温,还有这村子的美景,搬上银幕,让乡亲们成为片中的主角,以此唤醒他们的集体记忆。

小陈和他的团队,说干就干。拍摄的第一部微电影叫《魂牵梦绕的家》。镜头跟着

旅行苏杭,双脚一落地,耳畔立马会响起那些大诗人的名句。到杭州,便想起苏轼的诗句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”;到南京,似乎听到刘禹锡在吟咏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;到苏州,张继的诗句犹在我耳边: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……”

今年八月,前往苏杭旅行,除了我们老夫夫妻俩,还有女儿,以及外孙女晓杭。

对于苏杭的景色,我归纳总结了八个字:诗以地名,地以诗显。

扬州的第一个“打卡地”是“大运河博物馆”。外孙女晓杭联系了一名讲解员。大运河指的而今众人所知的“京杭大运河”,它北起涿州,南至杭州,全长2700公里,连接黄河、海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大水系,委实是一超级大工程。杨广继承皇位第二年即605年,开工建造,610年完成,仅用了五年时间! 大运河的建设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,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布局,对唐宋时期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。我不由叹息:一个大运河,一个科举制度,杨广在皇帝位仅仅13年,就干了这么两件影响后世1400多年的大事。

然而,博物馆橱窗里一艘五层龙舟出现在我眼前时,我心里一沉。导游的解说触目惊心:公元605年至610年间,隋炀帝四次南巡,从洛阳走大运河至扬州、杭州,其中,第一次出巡随行人员近20万人,佳丽无数。导游感慨道:“扬州老百姓苦不堪言啊!”

“尽道隋亡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。

几年前,因为工作的需要,我不时出差长沙,完成差事后,我都要到开福区的西园北里走一走,看一看。百看不厌的那种。可西园北里在长沙的地位,似乎又不能跟闹热的太平街和声名在外的潮宗街相比,甚至,稍不留神,就会从地图上错过它。也许正是如此,我才认为西园北里是古老的长沙城留给自己的一段心事。

在西园北里,左宗棠祠、黄埔军校长沙同学会旧址等十五处人文景点,串着散落其间的老宅,碑刻和那七处不可移动文物,安静地待在那里,守候冬去春来。它们,又不似博物馆里被玻璃罩隔开的展品,而是与停放在墙角的电动车、自行车,晾晒在阳台上的衣服,巷口的小店飘出饭菜香挤在一起,低调,静谧。

我第一次走进西园北里,是两年前的一个冬日下午。长沙难得的艳阳天。巷子很长很静,树影落在青砖墙上,一层一层地晃动。我在左宗棠祠前,想这个从湘阴走出来的湖南人,少年时在湘江边读书,后来收复新疆时“抬棺出征”,把一个读书人的担当写进了家国版图。如今,院墙沉默,门楣斑驳,祠堂外,不过是一条窄窄的巷子,几位老人坐着晒太阳,谈论着家常和天气。

历史,并不总是金戈铁马,更多时候,它只是一个老人午后的闲坐,一棵树下的阴凉,一堵旧墙上的苔痕。

再往前走,黄埔军校长沙同学会旧址藏在街巷深处。门前没有喧哗的游客。风吹过院子,树叶轻轻响动。我站在那里,想那些曾经怀抱理想的年轻人,从这里出发,奔赴动荡的时代。许多人早已湮没于历史烟尘,只有这些建筑,还存留着关于他们的记忆。任何时候,建筑都是最忠诚的记忆者。它们不会说话,却把一个时代的呼吸留在梁柱之间。

我喜欢西园北里,恰恰是它没有把历史变成展览。长沙有许多热闹的地方,网红茶馆前排着长队,夜市灯火通明,人群举着手机寻找打卡角度。西园北里仿佛故意放慢脚步一样,巷子里的居民照常过日子,孩子背着书包一路小跑,买菜的人提着塑料袋回家做饭,快餐店里飘出辣椒炒肉的浓香。西园北里的那些文物和旧址,就站在这样的烟火里,不断提醒人们,历史不是被供奉起来的过去,而是今天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异乡寄居的这些年里,我常觉得,湖南人的精神里有一种特别的东西。它既有左宗棠那样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担当,也有寻常百姓把日子过踏实的韧劲。西园北里恰好把这两种气质放在了一起。一边是家国风云留下的印记,一边是巷陌人间升起的炊烟。宏大的历史最终都要落回普通人的生活,而普通人的生活,又默默托举着历史向前。

我去西园北里,并不是为了看古迹,而是为了确认,青砖还在,老树还在,长沙缓慢而倔强的气质还在,也确认自己虽然生活在珠江边,心里始终留着湘江的水声。

黄昏降临,西园北里的灯光陆续亮起来。有人收摊,有人回家,有人坐在门口闲聊。风从巷子深处吹来,带着饭菜香,也带着旧时光的气息。

一条真正好的老街,从来不只是保存了多少文物、多少旧址,而是它,以怎样的方式,保存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

当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市文明办 宣

设计 星辰在线(长沙文明网)